

侯卫东

官场笔记

逐层讲透村、镇、县、市、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

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，66个党政部门，84起官场风波，304位各级别官员，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

8

小桥老树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越往上走，越要讲政治

“讲政治”的微妙，越往上走，体会越深，越要反复体会，反反复复地体会；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

侯卫东 官场笔记 ⑧

逐层讲透村、镇、县、市、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



小桥老树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侯卫东官场笔记. 8 / 小桥老树著. --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506-0732-3

I. ①侯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56114 号

书 名 侯卫东官场笔记 8

作 者 小桥老树

责任编辑 陈 欣

特约编辑 程 峰 许姗姗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60 千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732-3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本书主要人物关系表

省级
干部

(省委书记)钱国亮 (省长)朱建国
(副省长)秦路 (副省长)周昌全 (省政协主席)马云栋

市级
干部

(市委书记)朱民生 (市长)宁玥 (市人大主任)高志远
(市政协主席)步海云 (常务副市长)杨森林 (副市长)马有财
(副市长)侯卫东 (市政法委书记)洪昂 (市纪委书记)济道林

县级
干部

[县委书记] (县长)朱亚军 [市委书记秘书]
(市财政局局长)季海洋 (县委书记)赵林 (副县长)李冰
[市农机局局长] (县委副书记)高小楠 (市计委主任)江津

科级
干部

[副镇长] (民政局局长)张庆东 [县委书记秘书]
(建委副主任)秉明 (旅游局局长)胡海 (国土房产局局长)肖兵
(信访办主任)王诚 (财政局局长)桂刚 (副镇长)唐树刚
(民政局副局长)许彬 (新管会副主任)章湘渝 (县副检察长)柏宁

基层
公务员

[青林镇驻青林山工作组成员] 谷枝 王兵 戴玲玲 任小蔚
马小莉 刘维 习昭勇 周菁 春天 苏亚军 杨凤 苟林
欧阳林 刘莉 晏春生 黄正兵 盛奎 杨小玲 付江 唐小伟

村
干部

(村支书)何红富 (村支书)贺合全 (村支书)唐桂元
(村委会主任)江上山 (村委会主任)杨文武 (村委会主任)孙虎

目录

第一章 越往上走，越要讲政治 /1

侯卫东是第一次被人问起政治抱负，他沉吟着道：“如果说没有政治抱负，似乎于理不合，可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大抱负，或者说没有想过什么大抱负。从学院毕业以后，就参加工作，参加工作以后，一门心思想着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，这就踏上了能够自动前进的滑轮，算是被动式前进。”

宁玥用大姐的口吻，亲切地道：“你的各方面条件很好，我作为大姐，建议你以后要更加关注政治，这样会走得更远。镇、县、市、省，越往上走，越要讲政治。”

第二章 有人要拿下侯卫东 /41

“我今天去见了侯卫东，感觉他对厂里情况挺熟悉，应该是有针对性地对厂里进行了调研。晚上本来准备请他到沙州酒店，他坚持要到我们伙食团来。”蒋希东黑脸愈发地黑，道，“他是分管领导，我们有什么动作都瞒不过他，还是尽量获取他的好感，晚上有什么招数没有？”

高小军分管着销售，三教九流都见过，闻言道：“现在的人如狼似虎，不玩高雅，不搞曲线，都直奔女人和钞票而去，要拿下侯卫东，还得用这两个招数。”

第三章 既想出政绩，又怕担责任的领导 /80

朱民生重复了一句，道：“没有正式文件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在这种领导手下工作也太费劲了，既想出政绩，又怕担责任。”侯卫东挂了电话以后，暗自发了一句牢骚。不过朱民生的话也提醒了他，他思索了一会儿，找出省政府文件以及朱建国、周昌全等人的讲话，又来到朱民生办公室。

第四章 二把手是领导，更是下属 /114

眼看着午餐就要结束，乔主任也将离开，大好的机会就将丧失，侯卫东几次想提出话题，却又觉得不合常规，毕竟他只是副市长，在市委书记和市长面前，还轮不到他汇报工作。

官场上有着自身的规则，开拓和创新都是在规则之下实现，他若是藐视这些规则，最终要被规则所反扑。

第五章 政治就是将朋友弄得更多的， 将敌人弄得少少的 /150

多年前，杨森林从市委办初到益杨当副书记，锋芒毕露，一心一意想做出大政绩，而益杨并不太成功的执政经历，给他补上了最现实的一课。此时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杨森林同当年相比，老练了许多，深沉了许多。

杨森林，既是常务副市长，又是省长朱建国的子侄，这才是自己的同盟军。老前辈说过，什么叫政治？政治就是将朋友弄得更多的，将敌人弄得少少的。侯卫东在市委这边朋友多，在市政府这边朋友少，他盘算着，以后要多亲近杨森林。

第六章 成熟，就是能戴着枷锁办成大事 /187

结束这次谈话时，周昌全推心置腹地道：“卫东，你有理想有追求，这很好，可是官场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规则，你是厅级领导，记着最好别犯官场之忌。否则，谁还愿意对你交心，没有人拥护，你还算什么领导？你现在就是朱民生的一把刀，但是他仅仅会把你当成一把刀而已。你是岭西最年轻的副市长，有着远大的政治前途，说话办事要慎之又慎。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形成的潜规则，非常顽固，凭一人之力难以消除，我们要利用之。只有做到戴着脚镣和手铐还能跳舞，还能为人民办实事，才是真正的高手。你要成为政治家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

第七章 前市长黄子堤出逃加拿大 /219

元旦过后十来天，黄子堤还没有来上班，厅长偶尔想起此事，道：“黄厅长的病情如何，办公室去看望过吗？”

厅里的人这才去联系黄子堤，结果没有音信。又过了半个月，仍然无法联系上黄子堤，厅里这才引起重视，苦寻无果后上报省委、省政府，黄子堤出逃之事这才大白于岭西。

省委高层极为震怒。省委书记钱国亮罕见地拍了桌子，指示道：“黄子堤外逃在省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，一定要想办法将黄子堤押解回国。”

第八章 省纪委调查出

侯卫东岳父收了四万块钱 /252

朱民生没有绕圈子，直接抛出了谜底，道：“据朱言兵交代，他前后两次给你岳父张远征送了四万元钱。”说了这话，他就直盯着侯卫东。

侯卫东听了朱民生的话，完全没有怀疑其真实性，简短地道：“此事我毫不知情。”

朱民生道：“据纪委同志说，朱言兵承认你不知情，他是直接送你岳父家里。”

第一章

越往上走，越要讲政治

好口才，用在刀刃上

2002年，岭西省，沙州市，沙州大学校园内。

郭教授大夜。

沙州市政府副市长侯卫东把杨柳、任林渡等益杨青干班同学邀约在一起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沙州大学，另一位同学秦小红在岭西办事，晚上才能赶回来。

与前天相比，郭兰更显憔悴，安排了侯卫东等人以后，又去迎接另外的客人。依沙州的风俗，孝子孝女见了来坐大夜的客人，要跪着磕头。沙州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，风气较为开放，就以微微弯曲膝盖来代替孝子磕头。

见到楚楚可怜的郭兰，侯卫东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但是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，而是随了大流，几个人坐在一起，开始打扑克。在沙州，红白事皆喜事，要摆麻将、扑克大战三百个回合的，有的地方还要请土得掉渣的民间乐队搞演出。这次由于灵堂设在大学校园内，就没有请民间乐队，只是按风俗放了些麻将扑克、花生瓜子、香烟糖果。

任林渡这两天跟着副市长姬程跑省城，接到侯卫东电话，请假回到沙州大学，原本想帮忙做点什么事，到了学校才发现，成津县委组织部全体动员，将灵堂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他根本插不了手。转了几圈，任林渡只能坐回侯卫东这一桌，看大家打扑克。

7点，灵堂棚子里坐满了客人，人气旺盛。

侯卫东拿了一副好牌，正在算计着，晏春平快步走过来，凑在耳朵边上，低声道：“侯市长，朱书记来了。”声音虽小，可是朱书记三个字太具有影响力。打牌之人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，果然是朱民生等人走了过来，他们如电影明星一般，吸引了众人目光。

有人议论：“真是客走旺家门，郭兰当了官，大家都争着来坐大夜。前几天，老院长过世，莫说是市委书记，连县委书记都不来，这世道啊！”

有人道：“郭教授教书育人一辈子，从来不和当官的打交道，大夜时，全市大官都来了，还真有意思。”

俗话说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侯卫东的目光越过了朱民生，他吃惊地看到省委书记钱国亮的秘书赵东，暗道：“赵东和郭兰在市委组织部时是上下级关系，作为老领导，过来坐大夜很正常。而朱民生过来送花圈，是因为赵东要来送花圈。”

侯卫东是在场官员中级别最高的，他和曾昭强等人一起迎接了朱民生和赵东，几人在门口略为寒暄，郭师母和郭兰迎了过来。

赵东被簇拥在人群正中间，一言未出，官威自现。握手以后，关心道：“郭兰，节哀顺变，没有想到郭教授走得这么快，真应该早点到省城来治疗。”

侯卫东跟在赵东身后，他从赵东眼神中捕捉到一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，暗道：“难怪，居然……”他心里莫名涌起了别样的滋味。

朱民生和赵东按照沙州习俗，到郭教授的遗像前面烧了香，三鞠躬。郭家的亲朋好友手忙脚乱地为几位领导清理了两张桌子，赵东、朱民生、侯卫东等有级别的干部围坐在一起，话题很快转到工作上。

朱民生道：“沙州大学是沙州最高学府，也不知当时是出于什么考

虑，把一所本科学校布点到益杨，而不是在沙州市区。市委准备将沙州大学搬迁到南部新区，只是沙州大学在益杨有数十年的积累，要搬迁这样一所大学，费用很高，沙州财力难以承受。”

赵东以前是朱民生的下级，如今到了省委办公厅，位置不同，说法方式自然会产生微妙的变化。他很稳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张，这和改革一样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。沙州大学在1999年以前不足一万人，如今接近两万人，现有的校区不能满足需要，与其在益杨大规模征地，还不如直接搬迁至沙州南部新区，老校区可以作为成人教育基地。至于资金，省政府应该有以奖代补的资金。”

朱民生转头对侯卫东道：“侯市长，赵主任提议很有道理，开春以后，你将此事提上市委的议事日程。”

侯卫东官职最小，一般情况下不能多说，听到朱民生指示，马上道：“我明天就去安排。”从个人的角度，他更愿意沙州大学保持原样；从副市长的角度，他觉得赵东所言很有道理。看到两位领导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谈话，他不由得想起当年朱民生挤走赵东之事，暗道：“当年朱民生将赵东排挤出沙州，谁知赵东时来运转，居然成了钱国亮的秘书，就算朱民生态度再好，两人心里的芥蒂总还是有的，现在朱民生肯定特别后悔当初之事。”

正在聊天时，沙州副市长马有财也来到了学校。当益杨县长时，郭兰只是组织部的普通干部，他对当时的郭兰并没有什么印象。后来郭兰调到了市委组织部并当了科长，两人才有了交往。当然，若不是看在赵东和朱民生面子上，他才不会参加郭兰父亲的丧事。

马有财到来以后，沙州大学党政一把手陆续赶了过来。

晚上11点，赵东和朱民生这才向郭兰告辞。这两位重量级人物走了以后，聚在一起的领导们陆续散了。

在任林渡眼里，朱民生和赵东都是高不可攀的人物，居然同时出现在了郭教授的丧礼上，让他深为震惊。他一直在追求郭兰，却压根没有想到她会有这种人缘。此时再看一身素衣的郭兰，突然觉得灰心丧气，完全没有了自信心，暗自下了决心：“我一定要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地

方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

大多数人离开以后，任林渡将侯卫东拉到了一边，道：“那天给你说的事情，有眉目没有？”

侯卫东一时没有回过神来，道：“哪一天？什么事情？”

“驻京办的事情，我真的很想到首都去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不走不行。”任林渡见侯卫东将此事忘在了脑后，暗自有些无奈。

侯卫东这才想起任林渡提起之事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记在心上，只是时机不成熟，等到过完春节，才会研究此事。”

到了晚上12点，杨柳告辞，她现在是宁玥的专职秘书，每天早上要去接宁玥，不敢守通宵。

侯卫东的小车驾驶员正在车上打盹，听了敲窗声，连忙坐了起来，道：“侯市长，要回去吗？”

侯卫东道：“我不回去，今天在这守通宵。委办的杨柳要回沙州，你送她回去，明天七点半来接我。”

杨柳站在车门前，道：“侯市长，农机水电局家属院的新房子很快就要拿钥匙了，我准备春节后开始装修，谢谢你。”由于有水利厅支持，培训基地项目资金充裕，进展神速，杨柳占用了侯卫东的名额，分到一套朝向和内部结构都很好的房子，她对侯卫东很是感激。

杨柳走后不久，秦小红和丈夫梁必发赶了过来。梁必发是铁打的身体，天天转战各个酒场，依然身体倍棒胃口倍好，反而是辞职做生意的秦小红显得很没有精神。梁必发与郭兰打了招呼，就凑在侯卫东身边，絮絮地说个不停。

此时，守在灵棚中的人除了郭教授的直系亲戚，就剩下当年青干班的几个年轻人，以及成津县委组织部的年轻人。侯卫东是当然的中心人物，他招呼任林渡几人一起打双扣，成津县委组织部的几个人站在旁边观战。

丧事结束不久，2002年春节到了。大年三十晚上9点，侯卫东接到郭兰的电话。

“感谢你，沙州学院的钥匙，我什么时候还给你？”

“别谢，你先拿着钥匙，不必急着还给我。”

“春节我不想在家里，屋里到处是我爸的影子，我和我妈到铁州老家的姨妈家里去。”

“生生死死都是自然法则，你不要沉浸在悲痛之中，不仅你自己要正确面对此事，还要多劝劝郭师母。”

郭兰打着电话，眼圈红了，她稳了稳情绪，道：“守在爸的书房里，我想了很多的事情，从我的本性来说，我不喜欢当行政干部，我想到大学去工作，然后脱产读书。做学问，是爸爸最希望我做的事。”

“你要慎重考虑，放弃现在拥有的事业，很可惜。”

郭兰手里一直握着侯卫东的钥匙，语气坚定地道：“放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我已经下了决心。”

大年三十晚上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统一安排，侯卫东带着一组人检查南部新区安全。节前开过安全工作会，市级领导拉网式地检查过一次安全，但是大年三十晚上，烟花爆竹多，容易引起火灾，几位副市长带队到了各个小区。

侯卫东分管南部新区，南部新区地宽人少，烟花爆竹集中在老区，他们成了最轻松的一组。

市政府办张敏副主任是多年的副主任，参加了近十年的安全检查，听说是检查南部新区，便暗中在车上准备了一些鞭炮。当新年钟声响起，全城像同时打了鸡血一样，骤然间兴奋起来，先是满城的火光与闪电，随后就是震耳欲聋的响声，空中很快就弥漫着一股火药的香味。

侯卫东等人来到了一块视线非常开阔的水泥坝子上。冬天天气冷，大家耸着肩膀，缩着头，手放在衣袋里，看着东、西城区向上蹿起的火光。半个多小时过去，火光和响声才渐渐消去。张敏给南部新区办公室打了电话，然后向侯卫东报告道：“侯市长，我问了南部新区办公室，今年一切平安，没有意外。”

他又笑着建议道：“侯市长，这里地势开阔，周围没有住房，我准备了一些鞭炮，爆竹声声，除旧迎新。”

侯卫东欣然同意：“好啊，我们一起高兴高兴。”

在他的带领之下，检查小组的领导同志全部都恢复了童心，大家点着鞭炮，在坝子里噼里啪啦地放起来。

放完鞭炮，侯卫东把小组同志叫到身边，道：“同志们，今天的检查工作到此结束，本来想请大家吃顿饭，但是今天时间太宝贵了，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，赶紧回家，抓紧时间同家人团聚。”

侯卫东回到了家中，已经是凌晨。小佳还守在屋里，从厨房里端了些汤圆，道：“今天是大年三十，你吃几个汤圆。”

“我不吃甜食。”

“不行，这是汤圆，必须吃的，吃了以后全家人都团团圆圆。”

吃过汤圆，洗澡，上床。侯卫东将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，放在了枕边，缩回被窝里。他平时很难得睡懒觉，一是工作忙，二是他有早上锻炼的习惯。此时，听着外面零星的鞭炮声，躺在床上与老婆温存，将所有俗事抛在一边，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

在被窝里，侯卫东将小佳抱在怀里，隔着睡衣裤慢慢抚摸。小佳很快就有了情绪，嗔道：“这一段时间，你不作为。”

侯卫东低头吻着小佳，道：“那我今天补上。”

醒来时，已是早上9点，侯卫东光着身子来到窗前，将窗帘拉开了一条小缝，窗外不时传来鞭炮声。

“你这个傻瓜，这么冷，快回被窝。”

侯卫东喝了口水，又跳回被窝。

小佳脸色红润，心情很好，道：“今天是大年初一，你不能出去办事，陪父母，陪小孩，陪我。”

“好，今天我完全属于你。”

“能不能关掉手机？”

侯卫东笑着反问道：“你说我能不能关掉手机？”

小佳想了想，道：“你确实不能关掉手机。当官也没有意思，太累了，还没有自己的时间。”

“这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，当官嫌累，做生意有风险，做普通人钱又少。”

小佳心里明白这些道理，她靠着丈夫宽厚的胸膛，道：“你平时忙得不顾家，我就不计较了，但是这个春节你得留点时间给家庭。初一先到你家，初二到我家，初三以后你才能自己安排。”

在过年之前，侯卫东和小佳抽空跑了一趟，给周昌全、祝焱、吴英等重要人物提前拜年，他准备过完初三，才开始与陈曙光、朱小勇、丁原等人在一起活动，因此，满口答应了小佳的安排。

起床以后，一家人来到侯卫东父母家中。侯卫国、蒋笑带着小宝贝已经到了家里。互相发了过年钱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天论地，其乐融融。吃午饭的时候，侯小英打来电话：“老妈，我和何勇在楼下，买了一腿羊肉，还有些年货，下来帮忙。”

刘光芬吩咐道：“小三，你姐夫买了年货，你去搬。”

“老妈，你偏心，怎么不叫大哥去？”

刘光芬毫不客气地道：“你大哥在换尿不湿。小三，你就算当了省长，在家里还是一盘豆芽小菜，别想着偷懒。”

说笑着，侯卫东穿着外套直奔楼下，第一眼就见到何勇的新越野车。他打量着新车，道：“姐夫，生意做得不错，多少钱？”

何勇肚子愈发地突出，他一边打开尾箱，一边道：“办完手续三十七万。”

“吴海绢纺厂的生意还可以嘛。”

“还行，出口生意做得挺顺，需求旺盛。”

“那你说市绢纺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前几天才罢工，搞得愁云惨淡。我也正想找你，今天喝点小酒，边喝边谈。”此时，侯卫东经过多方印证，对绢纺厂现状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判断，他准备与二姐夫再细谈一次，将绢纺厂的弯弯绕搞清楚。

侯卫东抱着一箱子土特产，何勇提着羊腿朝楼里走，刚到中庭，意外地见到了一位大家都熟悉的女子——侯卫国的前妻江楚。

在这大冷天，江楚仍然是一身职业装，手里提着袋子，上面印着四个大字“同顺源头”。她见到侯卫东与何勇并不是太意外，道：“何勇、侯卫东，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。”

侯卫东知道江楚过得不太好，见她脸色冻得泛青，道：“大年初一，你没有回成津？”

江楚道：“今天有人要用我们的产品，我给他送过来。”

看着鼻子被冻得通红的江楚，侯卫东很有些怜悯，问道：“谁在大年初一买产品？”

江楚马上拿出了一本小册子，道：“我们集团出了不少新产品，刚才我给一位朋友送了些健康食品，还有最新型的避孕套。”

何勇也被江楚访问过无数次，他用不可理喻的神情看着江楚。侯卫东同样对江楚的行为感到不可理喻，可更多的是深深的同情与愤怒。他对何勇道：“二姐夫，你先回家，我跟江楚再说几句话。”

何勇扭动着身躯，如一只企鹅，慢慢地上了楼。

侯卫东郑重地道：“江楚，我有几句话想给你说，也许你不爱听，但是我觉得应该给你说出来。”

江楚内心挺复杂，她故作轻松，道：“我随时接受侯市长教诲。”

“江楚，我觉得你不能再沉迷于传销了。”

江楚反驳道：“同顺源头事业是最有前途的事业，我们辛苦几年时间，可以赚到一辈子的钱。”

侯卫东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，道：“为了做传销，你把工作丢了，婚离了，房子判给你，你也把房子卖了，你到底要追求什么？如果是为了钱，现在有太多的赚钱机会，如果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，你其实已经毁了自己的生活。你其实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纯粹是自欺欺人而已，你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活在一个虚幻的梦中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还出来搞推销，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”

江楚脸色变得惨白，口里却不服输，道：“要成功就得奋斗，要成为美丽的蝴蝶就需要前期的蛹化。”

侯卫东有意将话说得尖锐一些，道：“大年初一，回家看看江叔叔，别在外面瞎转了，今天没有谁会欢迎你。”

江楚低着头，过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我和家里人断了关系。”

侯卫东不容分说地道：“笑话，难道亲情可以割断吗？我送你回

家，你把同顺源头产品全部扔掉，从此再也不准搞传销了。”他抓过所谓事业的纸袋子，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。

江楚呆呆地看着侯卫东，当产品被弃置于垃圾箱时，她突然觉得心里轻松了。

“电话本给我，手机给我。”侯卫东伸出了手。

江楚在传销里挣扎了几年，这一次突然间被侯卫东一顿不留情面地训斥，她也不想再为同顺源头事业这个海市蜃楼进行辩解，将电话本和手机递给了侯卫东。

侯卫东把手机卡取了出来，连卡带电话本一起扔进了垃圾箱，道：“你跟我上车，送你回吴海过年。”

江楚如牵线木偶一样跟着侯卫东上了蓝鸟车，坐在车上，她对于同顺源头事业的怀疑、愤懑、委屈以及屈辱猛然间爆发了出来，在车上一阵号啕大哭。侯卫东放任江楚大哭，在车上给小佳打了电话：“家里还有多少现金？”

小佳已经知道侯卫东遇到了江楚，劝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别去支持传销，你越买，越是害了江楚。”

“我准备将江楚送回吴海，交给她父母，江楚这一次恐怕不会再做传销了，她把手机和电话本都交给我了。”

小佳这才大体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道：“因为要拜年，家里现金多一些，有十万。”

“你赶紧回去取五万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小佳抱着小包就来到了车库，她听到车里的号啕大哭。侯卫东向她摆了摆手，道：“别去打扰她，让她哭个痛快。”

江楚整整哭了半个多小时，哭声才停下来。小佳进了小车，陪着江楚说了二十来分钟话，这才下车。

“老公，我陪你一起到吴海，江楚愿意回去了。”

侯卫东又从大哥侯卫国那里要来了江楚家里的电话，打通以后，江楚父亲最初还是冷冰冰的，得知事情原委，声音突然沙哑了：“小侯，太谢谢你了，哪里有父母要和子女断绝关系的，不管她做了什么，家里大